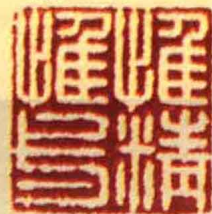


士義之

书法集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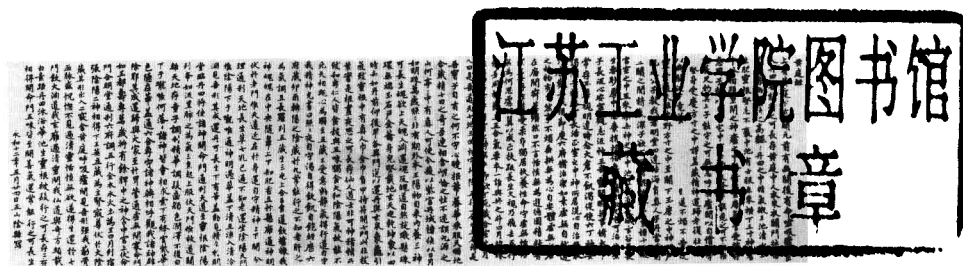
美因
李以存
長
急
今
遇
大
東
道
得
西
張
多
方
對
車
不
能
下
道
此



王羲之书法集

WANG XIZHI SHUFAJI

下卷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目 录

王 羲 之 书 法 集

宋拓黄庭经	二一八	盐井帖	三〇一
黄庭经(清初拓本)	二二三	七十帖	三〇一
圣教序	二二七	法帖第八王羲之书三	三〇四
宋拓十七帖	二七八	小大悉帖	三〇四
淳化阁帖	二八八	不审帖	三〇五
法帖第六王羲之书一	二九〇	清和帖	三〇六
适得书帖	二九〇	此郡帖	三〇八
知欲东帖	二九一	奄至帖	三〇一〇
差凉帖	二九二	日月如驰帖	三一
奉对帖	二九三	都邑帖	三一二
汝不帖	二九三	嫂安和帖	三二三
定听帖	二九四	诸贤帖	三二五
二谢在此帖	二九四	宰相安和帖	三二五
法帖第七王羲之书二	二九六	悟心帖	三二六
七月帖	二九六	疾不退帖	三二七
桓公帖	二九七	儿女帖	三二八
谢光禄帖	二九九	樵周帖	三三〇
朱处仁帖	三〇〇	平康帖	三三一
爰为上帖	三〇〇	宾至帖	三三一

散勢帖	三三二
衰老帖	三三二
昨得熙帖	三三三
不快帖	三三三
小佳帖	三三四
奉告帖	三三五
鲤鱼帖	三三五
月半帖	三三六
乡里人帖	三三六
行成帖	三三七
近得书帖	三三八
昨书帖	三三九
阔别帖	三三九
建安帖	三三二
一日一起帖	三三三
侍中帖	三三三
敬豫帖	三三四
追寻伤悼帖	三三五
太常帖	三三七

司州帖	三三八
得里人书帖	三三九
疾患帖	三四〇
想弟帖	三四一
节日帖	三四二
仆可帖	三四二
月半帖	三四三
谢生多在帖	三四四
时事帖	三四五
吾怪帖	三四五
从洛帖	三四六
荣弊帖	三四七
皇象帖	三四九
远妇帖	三四九
阮生帖	三五〇
君晚帖	三五〇
嘉兴帖	三五二
尚停帖	三五二
足下疾苦帖	三五二

长平帖	三五二
省飞白帖	三五三
丹杨帖	三五四
太常帖	三五五
得万书帖	三五六
热日帖	三五六
贤室帖	三五七
多日帖	三五八
期已至帖	三五九
力东帖	三五九
舍子帖	三六〇
四纸飞白帖	三六〇
月末帖	三六〇
择药帖	三六一
承足下帖	三六二
昨见帖	三六四
雪候帖	三六五
知远帖	三六五
荀侯帖	三六六

知君帖	三六七
旦反帖	三六八
自慰帖	三六九
毒热帖	三六九
足下家帖	三七〇
龙保帖	三七一
知问帖	三七一
小园帖	三七二
清晏帖	三七四
八日帖	三七五
转佳帖	三七六
大热帖	三七八
周常侍帖	三七八
诸怀帖	三七九
得西问帖	三八〇
中郎帖	三八一
发疟帖	三八一
肿不差帖	三八二
昨远帖	三八二

賢內妹帖	三八三
狼毒帖	三八四
夜來腹痛帖	三八四
安西帖	三八六
闊轉帖	三八六
冬中感懷帖	三八七
周益州帖	三八八
執手帖	三八八
阮公帖	三八九
月末帖	三九〇
蒸濕帖	三九一
西問帖	三九一
丘令帖	三九二
謝生在山帖	三九二
不申帖	三九三
飛白帖	三九四
昨故遣書帖	三九四
采菊帖	三九六
增慨帖	三九七

由為帖	三九七
月半帖	三九八
獨坐帖	三九八
如兄子帖	四〇〇
黃甘帖	四〇〇
尊夫人帖	四〇一
日五帖	四〇二
雨快帖	四〇三
卿女帖	四〇四
適欲遣書帖	四〇五
虞休帖	四〇六
漢時帖	四〇七
孝女曹娥碑	四〇八
樂毅帖	四一〇
集王羲之書興福寺半截碑	四一二
鍾繇千字文	四三二

图版

四月五日義之報建安靈相
至慈蔭幽絕垂卅年永惟
慕痛澈五内永酷矣乃無自
之答昭紙權更義之



宋拓黄庭经



黄庭经

《黄庭经》列为王羲之第一正书。此帖真迹，唐代开元年间尚存大内，然至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后，内库法书皆散失，《黄庭经》真迹亦未知去处。后世所传真迹，乃唐人摹写本。在宋代曾摹刻上石，有拓本流传。

唐代李白有“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之句，故褚遂良在《右军书目》中称其为“换鹅经”。

《道藏》中有务成子所注《外景经》一卷，有序称：晋有道士，好《黄庭》之术，意专书写，求于人间；王右军精于草隶，而性爱白鹅，遂以数头赠之，得其妙翰。

《黄庭经》的内容传为老子闲居所作，为道家养生之书，认道传真，语意深远，孙过庭称王羲之此帖风格“怡怪虚无”。此帖运笔清劲流利，笔画粗细、长短、曲直富于变化，结构精密完美，比例搭配自然，呼应巧妙，给人以气势连贯、神完意足之感。



宋拓黃庭經（之一 原稿） 楷書 拓本
縱二六·三厘米 橫一三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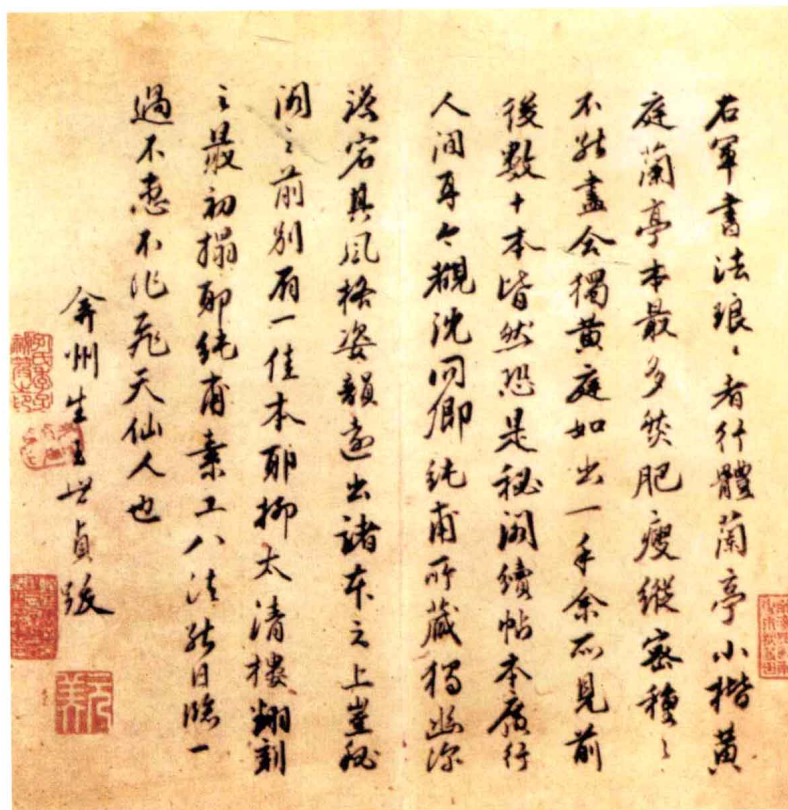


宋拓黃庭經（之二 原稿）

宋拓黃庭經 (之二 原稿)



宋拓黃庭經 (之四 題跋)



宋拓黃庭經（之五題跋）

黃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教論東
方朔像贊小異宋時所刻是吳
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已非
右軍本色惟米元章書史所載
褚河南綠綾本較佳耳此榻
常是褚本余曾於沈氏甫司馬
公齋頭見之今歸向卿收藏余
亦先生所謂日臨一本當作飛天
仙人者是在向卿矣

跋

宋拓黃庭經（之六題跋）

此重刊白紙此書乃孫氏臨本本非右軍筆跡未
曾見然其筆法與孫氏毛髮似多至元美
於其秘閣續帖中又載乃太清樓初刻宣和
本兩帖皆見之與此草不類兩先生家名雖摹
古不知何適日昧至此本乃王侍書所傳書
法真正且數百年來手所不換其故特來但石

形似了然真正之意故在右難可觀近者流傳
本罕見其近可寶也

飛正十年秋二月廿一日張弼王澄鑒

昔人以王羲之樹定黃庭此為北宋以前拓有之南宋已
遠不可辨以唐摹宋拓者嚴密中兼鈐手額筆
識錄與和周靖刻太清樓翻刻均以前藏勝者各有佳處
是冊余與琴山太守同見於都門古香樓余以家有唐拓本
故歸琴山得之至王良常以為王侍書所臨未知何據也幸
所云河南所臨雖是臆說謂其近鍾良足質之
微登四兄以為何如 羅天池再觀于羊城宋懷齊

黃庭經

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前有幽關後有命噓吸癯外出
 入丹田審能行之可長存黃庭中人衣朱衣關門壯齋
 虛而靡幽關供之高輓：丹田之中精氣微王池清水上
 生肥靈根堅志不裏中池有士服赤朱橫下三寸神所居
 中外相距重閉之神癯之中務脩治玄靡氣管受精符
 急固子精以自持宅中有士常衣絳子能見之可不病橫
 理長尺約其上子能守之可無恙呼喻廬間以自償保守
 堅身受慶方寸之中謹蓋藏精神還歸老復壯俠
 以幽關流下竟養

至道不煩不旁迂

靈臺通天臨中野方寸之中至關下玉房之中神門戶
 既是公子教我者明堂四達法海負真人子丹當我前
 二關之間精氣深子欲不死脩崑崙絳宮重樓十二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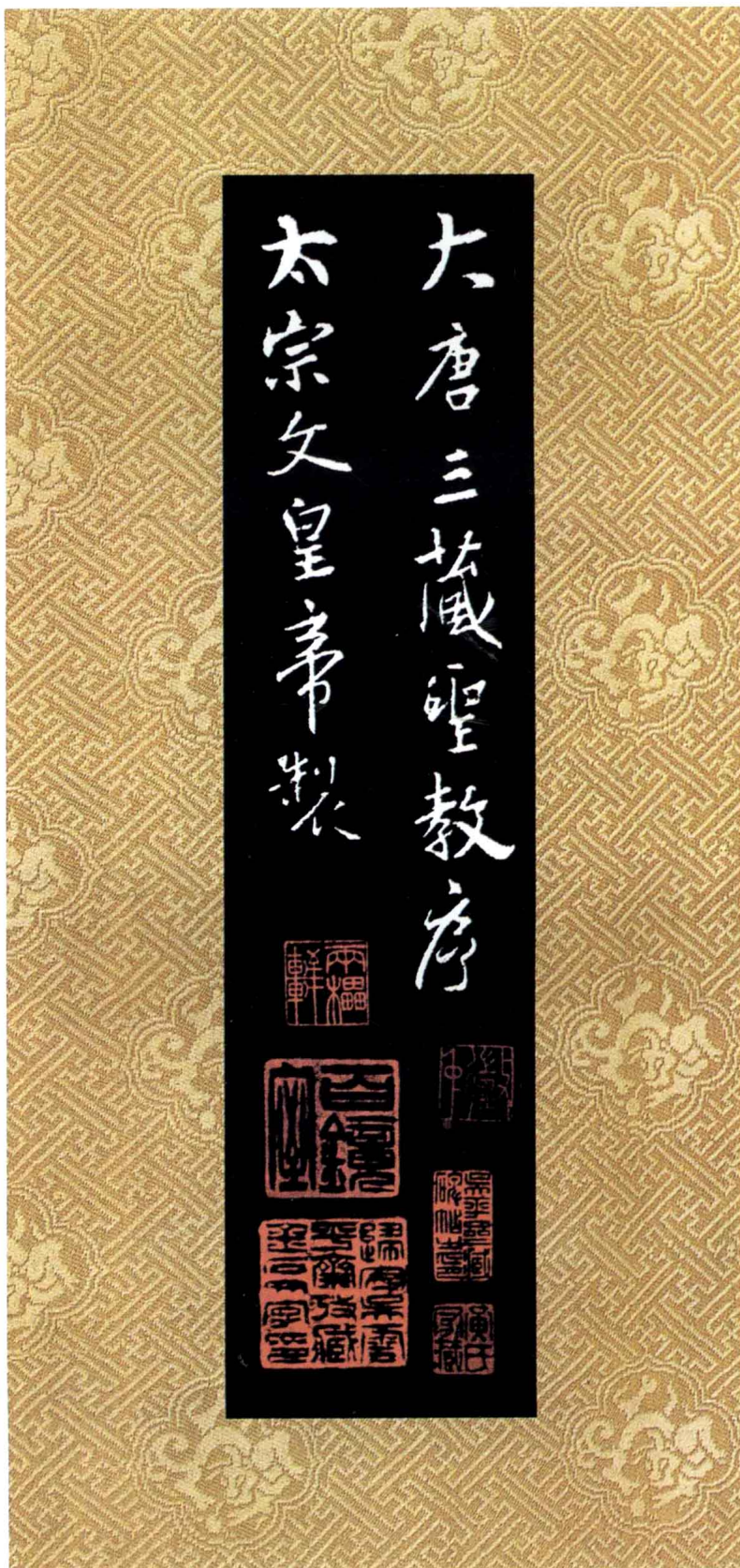
宮室之中五采集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長城玄谷邑長
生要眇房中急棄捐搖俗專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繫
子長流心安寧觀志流神三奇靈閑暇無事脩太平
常存玉房視明達時念大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
謁閉子精路可長活正室之中神所居洗心自治無敢
汙應觀五藏視節度六府脩治潔如素虛無自然道
之故物有自然事不煩垂拱無為心自安體虛無之居
在廡閒寤莫曠然口不言恬惓無為遊德園積精香
潔玉女存作道憂柔身獨居扶養性命守虛無恬惓
無為何思慮羽翼以成正扶疏長生久視乃飛去五行
參差同根節三五合氣要本一誰與共之升日月抱珠
懷玉和子室子自有之持無失即欲不死藏金室出月
入日是吾道天七地三回相守升降五行一合九玉石落是

吾寶子自有之何不守心曉根蒂養華采服天順地
合藏精七日之奇吾連相舍崐崙之性不迷誤九源之
山何亭中有真人可使令殺以紫宮丹城樓侯以日月
如明珠萬歲照之非有期外本三陽物自來內養三神
可長生魂欲上天魄入淵還魂反魄道自然旋璣懸珠
環無端玉石戶金籥身兒堅載地玄天迫乾坤象以四
時赤如丹前仰後卑各異門送以還丹與玄泉象龜引
氣致靈根中有真人巾金巾負甲持符開七門此非枝
葉實是根晝夜思之可長存仙人道士非可神積精所
致和專仁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大和陰陽氣故能不
死天相既心為國主五藏王受意動靜氣得行道自守
我精神光晝日照一夜自守渴自得飲飢自飽經歷六
府藏卯酉轉陽之陰藏於九常能行之不知老肝之

為氣調且長羅列五藏生三光上合三焦道飲猶糠我
 神魂魄在中央隨臍上下知肥香立於懸靡通神明
 伏於老門惟天道近在於身還自守精神上下開分
 理通利天地長生草七孔已通不知老還坐陰陽天門
 惟陰陽下于龍喉通神明過華蓋下清且涼入清冷
 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動見精之在明
 堂臨丹田將使諸神開命門通利天道至靈根陰陽
 列希如流星肺之為氣三焦起上服伏天門惟故道關
 離天地存童子調利精華調髮齒顏色潤澤不復白
 下于龍喉何落諸神皆會相求索下有絳宮紫華
 色隱在華蓋通六合專守諸神轉相呼觀我諸神辟
 除耶其成還歸與大家至於胃管通虛無閉塞命門
 如玉都壽專萬歲將有餘脾中之神舍中宮上伏命

門合明堂通利六府調五行金木水火土為王日月列宿
張陰陽二神相得下王英五藏為主腎竅尊伏於大陰
藏其形出入二竅含黃庭呼吸廬聞見吾形強我筋骨
血脉盛悅惚不見過清靈恬愜無欲遂得生還於七
門飲大淵道我玄靡過清靈問我仙道與奇方頭載
白素距丹田沐浴華池生靈根被髮行之可長存三存
相得開命門五味皆至開善氣還常能行之可長生

永和十二年五月廿四日五山陰縣寫



圣教序

《圣教序》全称《怀仁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圣教序》，又因碑首刻有佛像七尊，亦称《七佛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序，太子李治撰写，释怀仁集王羲之书而成，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刻。碑于咸亨三年(622)十一月立于长安(今西安)。碑文行书三十行，每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

《圣教序》是唐太宗为表彰玄奘法师赴西域各国求法取经，回国后潜心译著三藏经籍而写的。高宗并为附记。怀仁是唐代长安弘福寺僧，能文工书，受诸寺委托，借内府王羲之书迹，铢积寸累，煞费苦心，历时廿四年时间，集摹而成《圣教序》，遂使“逸少真迹，咸萃其中”。由于怀仁对书法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又加之此本以王羲之墨迹直接摹出，致使点画气势、起落转侧，惟妙惟肖。位置天然，章法秩理，气氛平和简静。但此碑因系集字，重复的字一多就缺少变化，因此有人视为“院体”而贬低怀仁，但终不能动摇此碑的书法艺术价值，亦不能贬损怀仁的历史功绩。明王世贞说：“《圣教》书法，为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谓其结体无别构，偏旁多假借，盖集书者不得不尔。”他又称“此碑备极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